隙光亭雜識

隙光亭雜識卷五

長白揆敘愷功父維實居士纂集

男永壽仁山甫謹較訂

五經之中其爲後世僞撰竄入者無如書經後儒多有能辯之者今錄之於左

朱子曰按漢儒以伏生之書爲今文而謂安國之書爲古文以今考之則今文多艱澀而古文反平易或者以爲今文自伏生女子口授鼂錯時失之則先秦古書所引之文皆已如此恐其未必然也或者以爲記

錄之實語難工而潤色之雅詞易好故訓誥誓命有難易之不同此爲近之然伏生倍文暗誦乃偏得其所難而安國考定於科斗古書錯亂磨滅之餘反專得其所易則又有不可曉者至於諸序之文或頗與經不合而安國之序又絕不類西京文字亦皆可疑又曰書小序決非孔子作只是周秦間低手人作得

吳棫曰增多之書皆文從字順非若伏生之書詰屈聱牙夫四代之書作者不一乃至二人之手而定爲二體其亦難言矣

趙孟頫重緝尚書集註序略曰詩書禮樂春秋皆經孔子删定筆削後世尊之以爲經以其爲天下之大經也秦火之後惟易僅全而樂遂無復存詩書禮春秋由漢以來諸儒有意復古殷勤收拾而作僞者出焉在書爲尤甚學者不察尊僞爲眞俾得竝行於世若張霸之膚陋二十四篇亦以爲古文尚書小序之舛訛大悖經旨亦以爲孔子所定嗟夫書之爲書二帝三王之道於是乎在不幸而至於亡於不幸之中幸而有存者忍使僞亂其間耶又幸而覺其僞忍無述

焉以明之使天下後世常受其欺耶某覈其眞而爲之集註可與知者道難與俗人言也書之爲道誠遠矣漢自伏生以下晁錯倪寬夏侯勝皆尃治書而不得其旨孔安國雖爲之註多惑於僞序而討論未精蔡邕才堪釐正而其說不盡傳孔穎達之疏曲暢附會無所折衷至宋朱子畱心雖久未遑成書蔡沉過謹而失之繁亦爲才識所限金履祥懲之而失於簡亦以精力之所拘終不若他經之傳註審之熟而言之確也余恐是書之作知之者寡而不知之者衆也

昔子雲作法言時無知者曰後世有子雲必愛之矣庸詎知今之世無與我同志者哉明焦竑曰見趙子昂眞蹟有此一篇此乃人心之同然也第恨其書不可見耳

吳澄曰漢藝文誌尚書經二十九篇古經十六卷二十九篇者即伏生今文書二十八篇及武帝時增僞泰誓一篇也古經十六卷即張霸僞古文書二十四篇也漢儒所治不過伏生書及僞泰誓耳張霸古文雖在而辭義蕪鄙不足取重於世以售其欺及梅賾二十五篇之書出則凡傳記所引書語註家指爲逸書

者收拾無遺既有證驗而其言率依於理比張霸僞
書遼絶矣唐初諸儒從而爲之疏義自是漢世夏侯
歐陽所傳二十九篇者廢不不復行惟此孔傳五十
八篇孤行於世竊嘗讀之伏氏書雖難盡通然辭義
古奥其爲上古之書無疑梅賾所增二十五篇體製
如出一手采集補綴雖無一字無所本而平緩卑弱
殊不類先漢以前之文夫千年古書最後乃出而字
畫略無脱誤文勢略無齟齬不亦大可疑乎夫吳氏
朱子之所疑者顧澄何敢質斯疑而斷斷然不敢信

此二十五篇之爲古書者則是非之心不可得而昧也故今以此二十五篇自爲卷袠以別於伏氏之書而因及其所可疑非澄之私言也聞之先儒云爾黄鎮成曰孔傳始出皆用隸書至唐天寶三載詔衛包改古文從今文今之所傳者乃唐天寶所定本也夫經籍遭秦火殘缺書爲最甚其初伏生所教者裁十之三晁錯所受者止以其意屬讀則今文之傳固有不備厥後孔氏發壁中之藏以不知科斗書而以伏生之書考論文義增多伏生之半則古文之傳又不

能盡又况張霸僞妄漢魏諸儒已不識古文永嘉喪亂令文之學又絶尚書一經至是幾乎息矣寥寥數百載間乃至東晉而後孔氏之書始出其間混淆眞僞所不暇論至於更歷傳授循譌踵繆斷章錯簡周田豕亥謬匪一端且伏氏既有壁藏不以書授錯而以女子口授孔壁書既傳都尉朝馬鄭諸儒宜無不知乃俾僞書肆行欺罔是皆不能無疑者矣嗚呼書之不幸一失於壁中之磨滅再失於女子之口傳三失於巫蠱之淪廢百篇之義既莫覩其大全幸存而

可考者其喪失又如此世之學者乃欲強通其所不通斯亦難矣善乎朱夫子之言曰解其所可曉者而闕其所可疑者則誠讀書不易之良法也

歸有光曰某少讀尚書即疑今文古文之說後見吳文正公叙錄忻然有當於心揭曼碩稱其綱舉目張如禹之治水自是數訪其書未得也已亥歲讀書山中頗得深究書之文義因念聖人之書存者年代久遠多爲諸儒所亂其可賴以別眞僞惟其文辭格制之不同後之人雖極力模擬終無以得其萬一之似學

者由其辭可以達於聖人而不惑於其說今伏生書與孔壁所傳其辭不同固不待別白而可知昔班固志藝文有尚書二十九篇古經十六卷古經者漢世之僞書別于經不以相混蓋當時儒者之慎重如此而唐之諸臣不能深攷猥以晚晉雜亂之書定爲義疏而漢魏專門之學遂以廢絶夫書之厄巳至矣伏生掇拾于流亡之餘以篤老之年傳僅僅如綫之緒於其女子之口千萬世之下因可以稍見唐虞三代之遺而可不爲之愛惜哉朱子蓋有所不安而未及

是正吳公實有以成之而今列於學官者既有著令薦紳先生莫知廣白虎石渠之異義學者蹈常襲故漫不復有所尋省以數百年雜亂之書表章於一代大儒之手而世亦莫能以尊信之可歎也已余未及見吳公書乃依彷其意釐爲今文如左而存其叙錄于前以俟他日得公書參攷焉

梅鷟曰尚書惟今文四十二篇傳自伏生口誦者爲真古文十六篇出孔壁中者盡漢儒僞作大抵依約諸經論孟語并竊其字句而緣飾之其補舜典二十八

字則竊易中文明詩中温恭允塞等字成文其作大
禹謨后克艱厥后二語則竊論語爲君難爲臣不易
成文惟精惟一等竊論語允執厥中成文征苗誓師
等原無此事舜分北三苗與竄三苗于三危已無煩
師旅僞作者徒見舜典有此文遂模倣爲誓召還兵
苗格諸語益稷賡歌亦竊孟子手足腹心等句成文
五子之歌竊孟子忸怩之語泰誓三篇竊語孟百姓
有過在予一人若崩稽首之文其外肩征仲虺之誥
伊訓太甲咸有一德說命武成諸篇文多淺陋必非

商周之作相傳得之孔子宅壁中不知竹簡漆書豈
能支數百年之久而壁間絲竹八音是何人作乃獻
書者之飾詞也
程伯圭曰西漢末有學左氏春秋傳者劉歆始欲表章
而諸儒詆罷之今孔序及傳中皆引左傳非巫蠱以
前之書明矣
顧炎武曰益都孫寶侗謂書序爲後人僞作如左傳定
四年祝佗告萇弘其言魯也曰命以伯禽而封於少
皞之虛言衛曰命以康誥而封於殷虛言晉曰命以

唐誥而封於夏虛是則伯禽之命康誥唐誥周書之三篇而孔子所必錄也今獨康誥存而二書亡爲書序者不知其篇名而不列於百篇之內疏漏顯然是則不但書序可疑并百篇之名亦未可信矣

左傳引書與今本同異　隱六年引商書曰惡之易也如火之燎於原不可鄉邇其猶可撲滅（今商書盤庚篇曰恐沈於衆若火之燎於原不可嚮邇其猶可撲滅）　莊八年引夏書曰臯陶邁種德（杜氏曰逸書　今虞書大禹謨文）　僖五年引周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杜氏曰周書逸書　今蔡仲之命文）又曰黍稷非馨明德惟馨（今周書君陳文）又曰民不易

物惟德繄物今周書旅獒篇曰人不易物惟德其物　二十四年引夏書曰地平天成杜氏曰逸書今虞書大禹謨文　二十七年引夏書曰賦納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今虞書舜典曰敷奏以言又益稷篇曰敷納以言明庶以功　三十三年引康誥曰父不慈子不祗兄不友弟不共不相及也今康誥曰子弗祗服厥父事大傷厥考心于父不能字厥子乃疾厥子于弟弗念天顯乃弗克恭厥兄兄亦不念鞠子哀大不友于弟惟弔茲不于我政人得罪天惟與我民彝大泯亂　文四年引商書曰沈漸剛克高明柔克今周書洪範文漸作潛　七年引夏書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勿使壞今虞書大禹謨篇文勿使作俾勿　成十六年引夏書曰怨豈在明不見是圖杜氏曰逸書林氏曰夏書五子之歌　襄三年引商書曰無

偏無黨王道蕩蕩杜氏曰商書洪範也　今周書洪範文四年引夏訓有之曰有窮后羿杜氏曰夏訓夏書　今夏書五子之歌文五年引夏書曰戚允成功杜氏曰逸書　今虞書大禹謨文十一年引書曰居安思危杜氏曰逸書　今周書周官曰居寵思危十四年引夏書曰遒人以木鐸徇于路官司相規工執藝事以諫杜氏曰逸書林氏曰夏書胤征篇二十一年引夏書曰念茲在茲釋茲在茲名言茲在茲允出茲在茲惟帝念功杜氏曰逸書　今虞書大禹謨文二十一年引書曰聖有謩勳明徵定保杜氏曰逸書　今夏書胤征謩勳作謨訓二十五年引書曰眘始而敬終終以不困杜氏曰逸書　今周書蔡仲之命篇曰慎厥初惟厥終終以不困二十六年引夏書曰與其

殺不辜寧失不經杜氏曰逸書今虞書大禹謨篇文三十年引仲虺志云亂者取之亡者侮之今商書仲虺之誥曰取亂侮亡三十一年引大誓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杜氏曰今尚書泰誓亦無此文故諸侯疑之今周書泰誓文又周書數文王之德曰大國畏其力小國懷其德杜氏曰逸書林氏曰舉周書泰誓篇今周書武成文國作邦昭七年引武王數紂之罪曰紂爲天下逋逃主萃淵藪今周書武成文紂作受八年引周書曰惠不惠茂不茂杜氏曰周書康誥也今康誥茂作懋十年引書曰欲敗度縱敗禮杜氏曰逸書林氏曰商書太甲篇十四年引夏書曰昏墨賊殺林氏曰逸書今書經無此文十九年引康誥曰父子兄弟罪不相及杜氏曰尚書康誥今康誥無此文二十四年

引大誓曰紂有億兆夷人亦有離德余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杜氏曰今大誓無此語今泰誓作離心離德　哀六年引夏書曰惟彼陶唐帥彼天常今失其行亂其紀綱乃滅而亡杜氏曰逸書今夏書五子之歌篇曰惟彼陶唐有此冀方今失厥道亂其紀綱乃底滅亡　十一年引盤庚之誥曰其有顛越不共則劓殄無遺育杜氏曰盤庚商書也今盤庚篇文我乃劓殄滅之無遺育共作恭　十八年引夏書曰官占惟能蔽志杜氏曰逸書今虞書大禹謨文能作先

國語引書與今本同異　周語富辰諫襄王引書有之曰必有忍也若能有濟也今周書君陳文必有忍其乃有濟　內史過對襄王曰夏書有之曰衆非元后何戴后非衆無與守邦

韋昭注曰逸書也今虞書大禹謨文無作罔在湯誓曰余一人有辠無以萬夫萬夫有辠在余一人今商書湯誥文作其爾萬方有罪在予一人予一人有罪無以爾萬方在盤庚曰國之臧則惟汝衆國之不臧則惟余一人是有逸罰今商書盤庚文無兩則字及是字逸作佚單襄公告定王曰凡我造國無從非彝無即慆淫各守爾典以承天休今商書湯誥文凡我造國無從匪彝單襄公曰書曰民可近也而不可上也注曰逸書今夏書五子之歌文曰民可近不可下單襄公告其子頃公引太誓曰朕夢協朕卜襲於休祥戎商必克今周書泰誓文同單穆公諫景王曰夏書有之曰關石和鈞王府則有今夏書五子之歌文晉語知國諫知襄子

曰夏書有之曰一人三失怨豈在明不見是圖（今夏書五子之歌文）周書有之曰怨不在大亦不在小（今周書康誥文）鄭語史伯對桓公曰大誓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今周書泰誓文）晉語白公子張諫靈王曰昔殷武丁能聳其聽至於神明以入于河自河徂亳於是乎三年默以思道卿士患之曰王言以出令也若不言是無所稟令也武丁於是作書曰以余正四方恐德之不類茲故不言如是而又使以象旁求四方之賢聖得傅說以來升以爲公而使朝夕規諫曰若金用女作礪若津水用女作舟

若大旱用女作霖雨啟乃心沃朕心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若跣不視地厥足用傷今商書說命下文曰王曰台小子舊學于甘盤既乃遯于荒野入宅于河自河徂亳說命上文曰王宅憂亮陰三祀既免喪其惟弗言羣臣咸諫于王曰天子惟君萬邦百官承式王言惟作命不言臣下罔攸稟令王庸作書以誥曰以台正于四方台恐德弗類茲故弗言恭默思道夢帝賚予良弼其代予言乃審厥象俾以形旁求于天下說築傅巖之野惟肖爰立作相命之曰朝夕納誨以輔台聽若濟巨川命汝作舟楫大旱上有歲字餘文同昭王問於觀射父曰周書所謂重黎實使天地不通者何也今周書呂刑文曰乃命重黎絕地天通左史倚相諫申公子亹曰周書曰文王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惠于小民惟政之恭今周書無逸文曰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徽柔懿恭懷保小民惠鮮鰥寡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用咸和萬民文王不敢盤于遊田以庶邦惟正之供繼自今嗣王則其無淫于觀于逸于遊于田以萬民惟正之供

史記五帝三王本紀與今本異　能明馴德（今作克明峻德）便章百姓（今作平章百姓）敬順昊天數法日月星辰敬授民時（今作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居郁夷（今作宅嵎夷）敬道日出便程東作（今作寅賓出日平秩東作）鳥獸字微（今作鳥獸孳尾）居南交便程南譌（今作宅南交平秩南訛）居西土（今作宅西）敬道日入便程西成夜中星虛（今作寅餞納日平秩西成宵中星虛）其民夷易（今作厥民夷）居北方（今作宅朔方）便在伏物（今作平在朔易）歲三百六十六日以閏月正四時信飭百官衆功皆興（今作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允釐百工庶績咸熙）堯曰誰可順此事放齊曰嗣子丹朱開明堯曰吁頑凶不用（今作疇咨若時登庸放齊曰胤子朱啟明帝曰吁嚚訟可乎）堯又曰誰

可者驩兜曰共工旁聚布功可用堯曰共工善言其用僻似恭漫天（今作帝曰疇咨若予采驩兜曰都共工方鳩僝功帝曰吁靜言庸違象恭滔天）堯曰鯀頁命毀族不可嶽曰异哉試不可用而已（今作方命圮族岳曰异哉試可乃已）

堯曰嗟四嶽汝能庸命踐朕位嶽應曰鄙德忝帝位

堯曰悉舉貴戚及疏遠隱匿者衆皆曰有矜在民間曰虞舜盲者子父頑母嚚弟傲能和以孝烝烝治不至姦（踐今作巽鄙作否悉舉貴戚等作明明揚側陋師錫帝曰有鰥在下曰虞舜瞽子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觀其德於二女舜飭下二女於媯汭（今作觀厥刑于二女釐降二女于媯汭　以上虞書堯典）使舜愼和五典五典能從乃徧入百官百官時序（今作愼徽五典）

五典克從納于百揆百揆時叙堯使舜入山林川澤暴風雷雨舜行不迷今作納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堯召舜曰女謀事至而言可績三年矣女登帝位舜讓於德不懌今作帝曰格汝舜詢事考言乃言底可績三載汝陟帝位舜讓于德弗嗣辯於羣神辯今作徧揖五瑞揖今作輯至于祖禰廟用特牛禮今作歸格于藝祖用特徧告以言徧告今作敷奏決川決今作濬青裁過赦今作青災肆赦惟刑之靜哉靜今作恤流共工于幽陵遷三苗于三危陵今作洲遷作竄謀于四嶽謀今作詢明通四方耳目今作明四目達四聰有能奮庸美堯之事者使居官相事今作有能奮庸熙帝之載使宅百揆五品不馴馴今作遜五流有度五度三居惟明能信度今作宅能信作克允誰能馴予工誰能馴予上下

草木鳥獸（馴今並作若）夙夜惟敬直哉惟靜潔（敬今作寅 靜潔作清）教穉子（穉今作冑）詩言意歌長言（今意作志長作永 以上舜典）行山表木定高山大川（行今作隨表作刊定作奠）覃懷致功（致功今作厎績）大陸既爲（既爲今作既作）夾右碣石入于海（海今作河）濟河惟沇州（沇今作兗）雍沮會同（雍今作灉）海濵廣潟（潟今作斥）其篚畬絲（畬今作檿）淮沂其治（治今作乂）大野既都彭蠡既都（都今並作豬）竹箭既布瑤琨竹箭（竹箭今並作篠簜）九江其中（其中今作孔殷）沱涔已道（涔今作潛）雲土夢爲治（爲治今作作乂）滎播既都（播今作波 都作豬）導荷澤被明都（荷今作菏 明都今作孟豬）汶嶓既蓺沱涔既道（汶今作岷 涔作潛）其土青驪（驪今作黎）至于都野（都今作豬）三危既度（度今作宅）至于負尾（負今作陪）汶山之陽

汶今作岷北過降水降今作洚嶓冡道瀁瀁今作漾東迤北會于匯于今作為洪為

滎洪今作溢四奧既居奧今作隩居作宅二百里任國任國今作男邦以上夏書禹貢信其

道德謀明輔和今作允迪厥德謨明弼諧衆明高翼今作庶明勵翼何畏乎巧言

善色佞人今作巧言令色孔壬始事事今作載采采剛而實實今作塞蚤夜翊明

有家日嚴振敬六德蚤今作夙翊作浚振作祗翕受普施普今作敷百吏肅謨

今作百僚師師毋教邪淫奇謀非其人居其官是謂亂天事今作

無教逸欲有邦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思贊道哉今作思日贊贊襄哉以上虞書皐陶謨予陸行乘

車水行乘舟泥行乘橇山行乘檋行山栞木今作予乘四載隨山

刊水與益予衆庶稻鮮食以決九川致四海浚畎澮致

之川與稷予衆庶難得之食食少調有餘補不足徙居衆民乃定萬邦爲治今作暨益奏庶鮮食予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暨稷播奏庶艱食鮮食懋遷有無化居烝民乃粒萬邦作乂

安爾止輔德天下大應清意以昭待上帝命今作安汝止惟幾惟康其弼直惟動丕應徯志以昭受上帝

臣哉臣哉今作臣哉鄰哉

來始滑今作在治忽

予即辟女匡拂予女無面諛退而謗予敬四輔臣今作予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欽四鄰

布同善惡則毋功今作敷同日奏罔功

予辛壬娶塗山癸甲生啓予不子今作娶于塗山辛壬癸甲啓呱呱而泣予弗子

陟天之命陟今作敕 以上虞書益稷

予其大理女理今作賚商書湯誓

王嗣敬民罔非天繼常祀毋禮于弃道今作王司敬民罔非天胤典祀無豐于昵 商書高宗肜日

自弃其先祖肆

祀不答、昬棄其家國遺其王父母弟不用今作昬棄厥肆祀弗答昬棄厥遺王父母弟不迪　周書牧誓作無佚佚今作逸周書無逸何敬非其刑何居非其宜今作何敬非刑何度非及簡信有衆惟訊有稽無簡不疑共嚴天威信今作孚訊作貌疑作聽共作具黥辟疑散其罰百率黥今作墨率作鍰臏辟疑散臏今作剕宮辟疑散其罰五百率五百率今作六百鍰以上周書甫刑甫今作呂

尚書今文古文眞僞

伏生所授二十八篇

堯典　皐陶謨並虞書　禹貢　甘誓並夏書　湯誓　盤庚　高宗肜日　西伯戡黎　微子並商書　牧誓　洪範　金縢

大誥　康誥　酒誥　梓材　召誥　洛誥　多
方　多士　立政　無逸　君奭　顧命　呂刑
文侯之命　費誓（並周書）
凡二十八篇今加泰誓一篇爲二十九篇　孔氏正
義曰泰誓本非伏生所傳武帝之世始出而得行史
因以入於伏生所傳之內耳
孔安國所增二十五篇
大禹謨（虞書）五子之歌　胤征（並夏書）仲虺之誥　湯誥
伊訓　太甲三篇　咸有一德　說命三篇（並商書）泰誓

三篇　武成　旅獒　微子之命　蔡仲之命　周官　君陳　畢命　君牙　冏命並周書

復出五篇

舜典　益稷　盤庚二篇　康王之誥

正義曰即今所行五十八篇其一是百篇之序爲五十九篇按孔氏書序謂壁中所藏以所聞伏生之書考論文義定其可知者爲隸古定更以竹簡寫之增多伏生二十五篇而漢書藝文志云得多十六篇則與序文所增之數不符矣又唐孔氏曰孔君作傳值

巫蠱不行以終前漢諸儒知孔本五十八篇不見孔傳遂有張霸（前漢東萊人）之徒僞作舜典汨作九共九篇大禹謨益稷五子之歌胤征湯誥咸有一德典寶伊訓肆命原命武成旅獒冏命二十四篇除九共九篇共卷爲十六卷（卷即篇也以合于藝文志得多十六篇之數）蓋亦略見百篇之序故以伏生二十八篇者復出舜典益稷盤庚三篇康王之誥及泰誓共爲三十四篇而僞作此二十四篇十六卷附以求合於孔氏之五十八篇四十六卷之數也劉向（字子政楚元王交玄孫）班固（字孟堅後漢扶風人）劉歆（字子駿向之子）賈逵（字景伯後漢扶風人）

馬融字季長扶風人鄭玄字康成北海人之徒皆不見眞古文而誤以此爲古文之書耳今按二十四篇之中惟汨作九共九篇典寶肆命原命十三篇不存其餘篇目今所行五十八篇中皆有之孔氏所增二十五篇王仲虺之誥太甲三篇說命三篇微子之命蔡仲之命周官君陳畢命君牙等篇耳其間淆僞脫誤莫可得而究詰趙氏孟頫云詩書禮春秋由漢以來諸儒有志復古殷勤收拾而作僞者出焉在書爲尤甚誠哉是言可勝歎哉

四十六卷

正義曰五十八篇為四十六卷者蓋以同序者同卷異序者異卷太甲盤庚說命泰誓皆三篇共卷減其八又大禹謨皐陶謨益稷三篇同序共卷其康誥酒誥梓材亦三篇同序共卷則又減四通前十二其康王之誥乃與顧命別卷以別序故也

錯亂摩滅四十二篇今亡

汩作　九共九篇　稾飫並虞書　帝嚳　釐沃　湯征

汝鳩　汝方並夏書　夏社　疑至　臣扈　典寶　明居

肆命　徂后　沃丁　咸乂四篇　伊陟　原命

仲丁　河亶甲　祖乙　高宗之訓（並商書）分器　旅巢

命　歸禾　嘉禾　成王政　將蒲姑　賄肅愼之

命　亳姑（並周書）

今文古文　正義曰以孔君從隸古仍號古文以別伏生所出大小夏侯及歐陽所傳爲今文故也　馬氏端臨曰唐藝文志有今文尚書十三卷註言玄宗詔集賢學士衞包改古文從今文然則漢之所謂古文者科斗書今文者隸書也唐之所謂古文者隸書今

文者世所通用之俗字也　劉氏三吾書傳會選曰
今文伏生所授馬鄭等所註古文孔壁所藏孔安國
所傳

曰若稽古

按曰若稽古帝堯自是史臣發端之辭孔氏云能順
考校古道而行之者是帝堯也放勲或云堯名或云
堯字或云謚號孔氏謂能放效上世之功而施其教
化愚謂皆不必作如是解朱子云書且看易曉處其
不可曉者不要強說縱說得出恐未必是當時本意

近世解書者往往皆是穿鑿又曰孔氏書註某疑決非安國所註亦非後漢文字恐是魏晉間人作託安國爲名與毛公詩傳大叚不同愚深有味乎其言

克明俊德

按克明俊德蔡氏云明明之也堯之大德上文所稱是也愚謂上文贊堯之德至于被四表格上下矣何以更言明之耶唐孔氏謂能明俊德之士其說近之但云堯不自親九族而待臣使之親此言用臣法耳是則穿鑿之論朱子曰看文勢不見有用人意惟蘇

氏之說爲長今從之

百姓

按百姓孔氏明指百官謂自九族而漸及于萬邦內外臣民次第井然蔡氏乃以爲畿内民庶謂黎民爲四方之民是同一民而有差別矣豈聖人視天下爲一家之心哉

厥民因

按蔡氏解厥民因爲析而又析以氣愈熱而民愈散處也其義似迂不如孔氏之說爲長

胥子朱

按胥子朱孔氏謂胥國子爵朱名蘇氏從其說但史記云嗣子丹朱開明較孔說爲可據

四岳

按孔氏以四岳爲羲和四子愚謂當從蔡說爲是觀下文汝能庸命巽朕位則是以帝位讓于四人義未可通林氏云欲使四岳自相推舉一人以授帝位亦是曲說且與舜典咨汝二十有二人不符矣

咨四岳朕在位七十載汝能庸命巽朕位岳曰否德忝

帝位曰明明揚側陋師錫帝曰有鰥在下曰虞舜帝曰俞予聞如何岳曰瞽子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帝曰我其試哉女于時觀厥刑于二女釐降二女于嬀汭嬪于虞帝曰欽哉

按先儒解此節多有未敢從者如有鰥在下薛氏謂舉舜而言其鰥者欲帝妻之也夫舜以微賤之身帝堯尚未深知其行迹而廷臣開薦之初遂欲以帝女妻之毋乃急遽無序乎釐降曾氏云二女之偶理之使有別故曰釐帝女之貴下之使不驕故曰降其義

亦鑿語錄云釐訓治釐降只是經理二女下降時事嬪於虞蘇氏謂使二女不獨敬其親而通敬其族亦不必如此曲解欽哉孔氏以爲歎舜能修巳行敬以安人總不如蔡氏說爲當

以上堯典

納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

按納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孔氏謂明舜之德合於天其說甚正蘇氏乃云堯使舜入山林雷雨大至衆懼失常而舜不迷其度量有絕人者蓋本史記暴風

雷雨舜行不迷之語而推衍之蔡氏遂從其說但堯之試舜已歷諸難凡歷數職皆能其官今乃更投之於山澤之險風雷之變以觀其度量恐無是理且何以預知此日之必當有烈風雷雨而納之大麓乎愚未敢曲爲附會也至說者謂大麓泰山之麓若梁父之類此必是主祭之事孟子云使主祭而神享即納大麓而弗迷是也則朱子已不信其說矣

如五器卒乃復

按五器蘇氏曰五玉也林氏曰有曰五瑞有曰五玉

有曰五器其實一也蔡氏亦指五玉即五瑞陳氏大猷曰以物言則曰玉以形言則曰器卒乃復者孔氏云卒終復還也器謂圭璧如五器禮終則還之三帛生死則否是此所謂復與前文班瑞同義然昔人云贄與瑞不同瑞者上班而下守之以爲有國者之符信諸侯執之以合符于天子天子冒而還之贄者享上之儀物諸侯執之以進見天子天子受之而不還者也則孔氏之說不可通矣朱子云卒乃復是事畢而歸非是以贄爲復故今從蔡氏若其謂五玉即五

瑞是又自相牴牾矣書傳會選删去此語蓋已見及乎此

封十有二山

按孔氏云封大也每州之名山殊大者以爲其州之鎮訓封爲大則是大十有二山於義似有未盡蘇氏云封封殖也每州名山皆禁採伐也其説亦通而周禮職方氏每州皆云其山鎮曰某山應本於舜世之封山也

百姓

按此百姓亦是指有爵命者正義曰諸經傳言百姓或爲百官或爲萬民知此百姓是百官者以喪服庶民爲天子齊衰三月畿外之民無服不得如考妣故知百官也楊氏愼丹鉛錄曰臣爲君斬衰三年禮也禮不下庶人且有服貫力役農畝之事豈能皆服斬衰則但遏密八音而已此當時君喪禮制如後世之遺詔非百姓四海不由上令而自爲也至周人尚文則人皆有姓故指庶民亦曰百姓如論語修己以安百姓書百姓有過孟子非敵百姓也皆指民庶而言

其說甚明獨蔡氏謂圻內之民應齊衰三月者如喪考妣圻外之民應無服者遏密八音不知其何所據也至孔氏引爾雅以九夷八狄七戎六蠻爲四海謂四夷絕音三年則華夏可知此又泥而不可從矣

播穀敷教作士

按棄之播穀契之敷教臯陶之作士皆在舜未即位之前三臣已各有成績此特因禹之讓而稱美其前功耳況三臣皆聖人之才豈必待舜之申儆而後樹蓺無不宜敷教應不迫作士宜明察耶但依孔氏爲

是

殳斨伯與朱虎熊羆

按殳斨伯與孔氏蘇氏以爲二臣蔡氏林氏作三臣朱虎熊羆孔蘇亦作二臣蔡林以爲四臣然並無確據孔氏謂垂益所讓四人皆在元凱之中正義曰以左傳八元之內有伯虎仲熊卽此朱虎熊羆也虎熊在元凱之內明殳斨伯與亦在其內但不知彼誰當之耳愚謂此等多是附會如杜氏以窮奇爲共工驩兜爲渾敦鯀爲檮杌恐未必然闕疑可也

二十二人

按二十二人孔氏以禹垂益伯夷夔龍六人新命有職四岳十二牧凡二十二人正義曰傳以此文總結上事據上文詢于四岳咨十有二牧及新命六官等適滿二十二人謂此也其稷契皐陶殳斨伯與朱虎熊羆七人仍舊故不須敕命之岳牧亦應是舊而敕命之者岳牧外內之官常所咨詢故亦敕之鄭玄云二十二人數殳斨伯與朱虎熊羆不數四岳彼四人者直被讓而已不言居官何故敕使敬之岳牧俱是

帝所咨詢何以敕牧不敕岳也必非經旨蘇氏曰書曰内有百揆四岳堯欲使巽朕位則非四人明矣而舊說以爲四人蓋每訪四岳必僉曰以答之訪者一而答者衆不害四岳之爲一人也愚謂殳斨四臣不言居官其不在二十二人數宜矣稷契臯陶皆承帝歎美前功令總結上事而更勉其敬以成終何爲不可乎至若以四岳爲四人則當是二十五人林氏謂或有兼居岳牧之任者或有在州牧之中而又居九官之列者揣摩當日義更支離皆所不取

分北三苗

按正義謂三苗之君竄之西裔更紹其嗣舜即政之後復不從化其君臣有善有惡舜復分北流其三苗善留惡去使分背也疑此亦衍說蘇氏解較此却有斟酌夏氏北音如字頗有理又云此與上文不相連愚意以爲然當從之

陟方

按陟方孔氏曰方道也舜即位五十年升道南方巡守死於蒼梧之野而葬焉正義曰升道謂乘道而行

天子之行必是巡其所守之國故通以巡守爲名未必以仲夏之月巡守南岳也林氏謂孟子言舜卒於鳴條其說已不可知矣況舜既倦勤而使禹攝位豈復巡守於要荒之外哉司馬氏光詩云虞舜在倦勤薦禹爲天子豈有復南巡迢迢渡湘水此說得之又韓愈謂乃死者以釋陟方爲言耳東坡以爲然愚謂當從蔡氏

以上舜典

祇承于帝

按孔氏以祗承於帝爲敬承堯舜今從蔡氏者以下文即禹所陳之謨曰字聯屬此句於文勢似較順耳

帝德廣運

按此稱帝德或以爲益贊舜之詞則下文儆戒無虞可以不必矣當依舊說爲是

念茲在茲釋茲在茲名言茲在茲允出茲在茲

按念茲四句孔氏曰釋廢也正義云凡念愛此人在此功勞知有功乃用之釋廢此人在此罪纍知有罪乃廢之言進人退人不可誣也名目言談此事必在

此事之義而名言之若信實出見此心必在此此心之義而出見之言已讓臯陶事非虛妄愚謂不若蔡氏之切近而易曉也至如薛氏謂此乃稱臯陶之德因以教舜則其說迂而難通今不取

愼乃有位

按孔氏言爲天子當愼天位修道德養窮民勤此三者則天之禄籍長終汝身愚謂修道德正所以愼天位不能敬修則四海必至於困窮而天禄亦絶矣分而爲三其義未允故從王氏

以上大禹謨

彰厥有常吉哉

按彰厥有常吉哉孔氏云彰明吉善也正義云言人君取士必明其九德之常知其人常能行之然後以此擇人而官之則爲政之善也鄭氏謂人能明其德所行使有常則成善人矣蘇氏亦謂常於是德然後爲吉愚謂此但答禹問九德未便說到用人鄭蘇二說爲是蔡傳蓋亦主此

日宣日嚴

按日宣日嚴孔氏主賢者自修說言九德有其三則可以爲大夫矣有其六則可以爲諸侯矣惟天子能合而受之布而用之則九德之人咸事其事而俊乂皆在官矣於義極明且順若作人君用人謂君之用賢當隨其德之大小有家視邦爲小故三德而足有邦視家爲大故六德而足朝廷視有邦尤大故全德全才受而用之如此則似有家有邦於三六皆有界限亦大局矣百工惟時孔氏訓時作是蔡氏作天時以下文有撫于五辰姑從之

贊襄

按襄字爾雅訓上贊襄孔氏傳謂贊奏上古行事而言之正義云傳不訓襄爲上已從襄陵而釋之蔡氏曰襄成也惟思日贊助於帝以成其治而已林氏曰按春左左氏傳定十五年葬定公雨不克襄事杜元凱曰襄成也訓襄爲成蓋本諸此蘇氏亦作上字解獨其闡發上字之義别有旨趣不似孔氏牽合予未有知先儒謂皐陶謙辭固是東坡以謂吾不知其他合下句讀之覺古大臣憂盛危明孜孜保泰至意溢

於言外自然意味深長

以上臯陶謨

臣鄰

按臣鄰之義林氏謂臣哉指禹鄰哉指禹之僚屬此曲說也但依孔傳爲是

十二章

按孔傳以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爲句謂宗廟彝樽亦以山龍華蟲爲飾則下文作服之義何居又謂葛之精者曰絺正義云暑月則染絺爲繡而繡

之以爲祭服二說皆不可從又以華蟲爲二華象草華蟲雉也正義云草木雖皆有華而草華爲美故云象草華月令五時皆云其蟲蟲是鳥獸之總名也粉米爲二然正義又云雉五色象草華也是華蟲又合而一矣大抵正義多黨護安國少所駁正今竝從鄭氏五言孔氏謂仁義禮智信五德之言正義引漢書律歷志角爲仁商爲義徵爲禮羽爲智宮爲信也愚謂蘇氏指詩爲言於出納之義最合

禹臯二謨益稷

按先儒以禹臯二謨益稷三篇共爲一序故於文勢

不甚相屬者亦必強爲合之以今觀之益稷篇首云來禹汝亦昌言其與臯謨結處語意相續無可疑者如夔曰以下或簡編失次或文字闕譌難憑臆說取諂附會故未之敢從也

以上益稷　虞書竟

賦九等

按什一而稅乃堯舜取民常制而賦有不同者陳采朱氏曰賦有九等乃計九州歲入多寡相較以爲之等非定科取民也大略此亦就洪水初平時計之後

此生齒日繁墾闢益廣或有更定亦未可知要之什一自是不易耳

島夷皮服

按孔氏謂居島之夷還服其皮明水害除也不如獻其皮服之說爲當揚州島夷卉服鄭氏亦以爲貢物可以參觀而得之矣

夾右碣石入於河

按此言入於河確是指其北境通于帝都之道與下文諸州所載貢道是同而孔氏謂禹治一州之水既

畢遂還帝都白所治故遵海而入于河鄭氏謂治水既畢更復行之觀地肥瘠定貢賦上下王肅謂功主於治水故詳記往還乘涉之水名皆曲說也鄭氏曉謂碣石與島夷連書此即島夷入貢之道亦不可從總因冀州有賦無貢貢道無可記者故致諸家紛紛周氏希聖謂九州之末皆載其帝都之道蓋天子之都必求舟楫之所可至使夫諸侯之朝貢商賈之貿易雖其地甚遠而其輸甚易斯爲正論矣

厥賦貞

按厥賦貞者孔氏謂州第九賦正與九相當正義曰諸州賦無上下貞即下下爲第九也此州治水最在後畢州爲第九成功其賦亦爲第九列賦於九州之差與第九州相當故變文爲貞見此意也作十有三載乃同者正義曰作者役功作務謂治水也治水十三年乃有賦法始得貢賦與他州同也他州十二年此州十三年比於他州最在後也此文屬於厥賦之下專爲田賦而言作是耕作與冀州之大陸既作荆州之雲土夢作乂同義何得指治水之作務耶又以

十三載爲禹治水所歷之年皆曲說之最牽合者未可以其漢儒之解而強從之也

淮夷

按孔氏以淮夷爲二水正義附會其說謂淮即四瀆之淮夷蓋小水後來竭涸不復有其處耳王肅亦以爲然近胡氏渭云陸氏釋文曰淮夷鄭云淮水之夷民馬云淮夷二水名孔傳云淮夷之水本亦作淮夷二水始知二字乃傳寫之訛穎達不知而曲爲之說殊可笑也其說良是至魚則孔氏但云美魚初無定

指而後人各以臆見解之徒滋聚訟今皆不取

陽鳥攸居

按陽鳥先儒皆謂鴻鴈之屬蔡傳云言澤水既豬洲渚既平而禽鳥亦得其居止而遂其性也葢彭蠡既已入江則瀰漫已除洲沚呈露蘆葦叢生當霜降水涸之時鴻鴈來賓得棲息之所矣書之以著彭蠡既豬之明效也惟林氏謂禹貢所序治水之詳見於九州之下莫非地名此州上言彭蠡下言三江震澤皆是地名而獨於此三句之間言陽鳥攸居文勢不相

稱考之九州亦無此例遂疑陽鳥亦是地名如古虎牢犬丘死鳥鳴鴈之類如此說經未免過拘且未有根據近胡氏渭云此當與桑土既蠶三苗丕叙作一例看不必致疑其說良然影響揣度固知無當矣

三江既入

按禹貢諸水舊迹大都難於考證而東南爲尤甚酈道元曰東南地卑萬流所湊濤潮泛濫觸地成川故川舊瀆難以爲憑況未嘗親見水勢豈可臆斷以取朱子意想硬說之誚乎如三江之說聚訟不已折衷

而論鄭氏蘇氏爲長其次則郭氏若蔡傳則必不可從葢三江口乃震澤之下流以此當經文之三江亦大謬矣總因以三江入震澤定爲相因之文故有此誤又朱子云薛士龍說震澤下有三江入海疑他曾見東南水勢說得恐是意當日九峰習聞其語故信之不疑耳然似是而非貽誤不小奚可無辯至如東坡味別之說未免好奇啓人攻擊卑之毋甚高論可也

織貝

按孔氏以織爲細紵貝爲水物林氏又疑貝爲珠貝之貝余考毛詩萋兮菲兮成是貝錦則織貝爲錦無疑矣蔡氏又謂織貝亦島夷所貢鄭氏以錫貢爲金錫之錫其說皆謬今竝不取

九江孔殷

按九江昔人多主尋陽之說而九派之名未顯也故孔傳康成語皆渾融未嘗明指尋陽地記及緣江圖雖列其名亦稍有異同唐孔氏謂名起近代義或當然蓋亦疑辭今且置弗論但尋陽爲揚州之境而經

文乃書於荆則其說未可通矣水經云九江在長沙下雋西北下雋即今之巴陵則洞庭之爲九江可信不疑朱子之辯尤爲詳切孔殷孔氏訓孔爲甚殷爲中言甚得地勢之中也於義似晦鄭云九江從山谿所出其孔衆多言治之難則是以孔爲孔穴之孔何可從耶

雲土夢作乂

按孔氏之說蓋主雲夢土作乂之文若依今經則蔡傳自屬可從正義以土字爲兼上下蓋回護詔改之

文耳讀者可以意測也

三邦底貢厥名

按三邦孔氏但謂近澤三國蘇氏以爲大國次國小國經無明文何可強解闕疑可也底貢厥名孔傳云其名天下稱善恐非經意張氏云三物貢其尤美者蔡傳亦謂致貢箘簵楛之有名者呂氏則通指杶榦及楛十物愚謂但指三物義亦可通呂云名者列其條目而貢之亦欠曉暢在故從張蔡

滎波

按林少穎謂孔氏以滎波爲一水鄭氏以爲二水非也正義云馬鄭王本皆作滎播謂此澤名滎播則鄭未嘗以爲二水矣訛波爲播乃少穎臆度云然何足據邪是一是二顔師古亦兼存其說蓋亦疑之耳傅氏寅曰上文言導洛此則專主導濟言不當又泛言洛之支水職方所記山川非治水次第不必泥也其理甚明從之爲是

西傾因桓是來

葉氏曰雍言織皮崑崙析支渠搜西戎即叙則織皮

非中國之貢矣熊羆狐狸織皮文當與西傾因桓是來相屬謂此四獸之織皮乃西傾之戎因桓水而來貢也按各州經文體例皆於章末總言貢道無獨異於梁州之理葉氏諸儒之説甚當蓋簡編脫誤耳雍州織皮崑崙析支渠搜西戎即叙蘇氏謂當在厥貢惟球琳琅玕之下與此正同

涇屬渭汭

按昔人解汭字或曰水北或曰水曲或曰水涯或曰小水入大水之名若職方之其川涇汭則水名也此

經文之汭乃相入之義爲多祇因泥于雍州其川涇汭遂疑以爲汭水林氏猶兩存其說惟蔡傳則確指爲水名而不知其義有所不可通也諸家折之已詳諒蔡氏亦無能置喙矣

織皮崑崙析支渠搜西戎即敘

蘇氏曰禹貢所篚皆在貢後立文而青徐揚三州皆萊夷淮夷島夷所篚此云織皮崑崙析支渠搜西戎即敘大意與上三州無異蓋言因西戎即敘而後崑崙析支渠搜三國皆篚織皮但古語有顛倒詳略耳

其文當在厥貢惟球琳琅玕之下其浮于積石至于龍門西河會于渭汭三句當在西戎即叙之下以記入河水道結雍州之末簡編脫誤不可不正也按織皮以下得東坡之說其旨曉然參以梁州可謂如出一轍矣林氏折之懼其變置經文耳然簡編脫誤經所常有況少穎所據者一州之文而東坡所據乃八州之文反不足信邪愚斷以其說爲是

導岍及岐至于荊山逾于河壺口雷首至于太岳底柱析城至于王屋太行恒山至于碣石入于海

按蘇氏謂隨山者隨其地脈而究其終始也然禹貢一書以治水爲要歸若謂尋究地脈恐非經旨故朱子非之當依蔡傳爲是入于海或因上逾河之文謂禹不憚風濤浮海觀其形勢更是臆說不可從

九山九川九澤

按九山九川九澤所指不同以山言之左傳云四嶽三塗陽城太室荊山中南九州之險也然禹貢無三塗陽城淮南子以會稽泰山王屋首山太華岐山太行羊腸孟門爲九山泰山即岱首山即雷首而會稽

羊腸孟門又不見於禹貢史記索隱則以岍壺口底柱太行西傾熊耳嶓冢内方岷爲九山按禹之所導凡二十七獨取此九其義安在以川言之索隱專指弱黑河漾江沇淮渭洛亦似太拘以澤言之周禮職方之澤藪揚曰具區荆曰雲瞢豫曰圃田青曰望諸兖曰大野雍曰弦蒲幽曰貕養冀曰楊紆并曰昭餘祁此以州言之也呂氏春秋九藪云越之具區楚之雲瞢秦之陽華晉之大陸梁之圃田宋之孟諸齊之海隅趙之鉅鹿燕之大昭說者謂九藪即九澤此以

國言之也然皆與禹貢不合故釋經者謂兖之雷夏徐之大野揚之彭蠡震澤荊之雲夢豫之滎波荷澤孟豬雍之豬野此九澤取之經而已足不煩外求其說與上所指九川皆屬可通但未敢以其數之適符而遽信爲經之本意不若林氏泛指九州爲長葢既分海内以爲九州遂皆以九言之耳至四海會同蔡傳專主水言非也當從孔氏

禹錫玄圭

按禹錫玄圭孔傳謂禹功盡加於四海故堯賜玄圭

以彰顯之蔡氏謂禹以玄圭爲贄而告成功于舜二說不同蓋以錫者上與下之辭故孔傳以爲堯賜禹然經文不言帝錫而言禹錫則蔡傳之說較順王氏樵曰禹奉玄圭而曰錫者爲舜成萬世之功不可以常辭書亦是曲說按洪範皇極之疇曰惟時厥庶民于汝極錫汝保極是民之於君亦可言錫矣況於臣乎此又師錫納錫而外之以證也玄圭孔氏云玄爲天色錫以玄圭言天功成蘇氏以爲水德之瑞故夏尚黑此五德所尚之色見於經者蔡傳之說本此愚

謂此等亦不必深求必欲以己意解之則鑿矣

以上禹貢

三正

按三正舊以爲子丑寅之正故蘇氏亦主此說謂自舜以前必有以建子建丑爲正者有扈氏不用夏之正朔故曰怠棄三正林氏謂商方有改正朔之事夏以前未之聞此本史記而言其說可據應從孔傳爲當

以上甘誓

五子之歌

按五歌沉鬱悽惋怨而不怒三百篇温柔敦厚之意權輿於此而先後有序次第秩然當是五子共攄其意爲之非每人各爲一章也其一其二自是作歌之次細味其辭可見孔疏以爲昆弟之次亦未當

予臨兆民

按自民可近不可下至若朽索之馭六馬林氏以爲皆是禹之言意其泥左傳天子曰兆民之語以五子未踐天位不當曰予臨兆民耳然卒章四予字皆五

子自稱蔡氏謂萬姓仇予之予指太康也指太康而謂之予者不忍斥言也則此予字正可相例故從蔡傳

王府則有

按經文王府則有孔傳以官民足爲言意謂關石和鈞則物貨流通家給人足王府於是而富有也蘇氏則以爲法度之器具在王府蔡傳亦從其說愚謂蘇說是也蓋關石二句只是申上文有典則以貽子孫之意耳言只如鈞石之法度藏於王府後王但能謹

而守之便足爲守文令主矣何致荒墜其業以致覆絶乎如此則文義較順不必說到家給人足話頭也

以上五子之歌

先時不及時

按政典曰以下林氏謂是胤侯戒敕吏士之辭當屬於下文不當復指羲和而言先時者先前師期而進是邀功也不及時者謂後期而至是逗遛也愚謂戒敕吏士具在下文此云先時不及時自應主曆象而言以明著羲和之罪在不赦耳政典孔傳但云夏后

爲政之典籍專指爲司馬法亦未有據蘇氏亦主是說者以謂先時後時罪之薄者必殺無赦惟軍中法則或用之穰苴斬莊賈是也今無以加羲和之罪乃取軍法一切之政而爲有司沈湎失職之罰蓋文致其罪非實事也夫仲康一時之舉一以爲制於曹馬一以爲攬其威權羲和一人之身一以爲忠於帝室一以爲黨於有窮賢奸判然淄澠難辯故朱子謂此當闕疑後之儒者亦不必各執已見強爲附和也

以上胤征　夏書竟

請罪有夏

按請罪有夏蘇氏以爲爲桀謝罪愚謂如蘇說則與上下文語氣不甚相屬林氏曰禱于天地神祇因其民之所告無辜者以爲斯民請加罪于有夏也其義較顯又此處百姓應指民庶孔傳以爲百官及解請罪有夏則云問百姓有何罪而加虐又似仍指民庶矣百官之說疑非

天命弗僭賁若草木兆民允殖

蘇氏曰僭不信也言天命有信視民所與則殖之所

不與則蹶之若草木然民所殖則生不殖則死賁飾也其理明甚炳如丹青按朱子云東坡書解說著處直是好愚謂如此解天命不僭賁若草木兆民允殖其義於孔傳爲優解賁字林少頴謂其穿鑿然欲以他說易之亦殊不易也

以上湯誥

元祀十二月

按孟子及史記皆言湯崩之後尚有外丙仲壬二君而至太甲蘇氏據之以正孔傳又以崩年改元爲非

謂序言元祀十二月乃太甲立之明年正月其言十二月者猶用夏正數之引詩之豳風史之秦本紀爲證後儒多是蘇而非孔林氏則以太甲之立從蘇說而夏正數月不以爲然愚謂孟子集註趙氏曰外丙立二年仲壬立四年程子曰古謂歲爲年湯崩時外丙方二歲仲壬方四歲惟太甲差長故立之也史稱湯壽百歲太丁已死而外丙仲壬僅二歲四歲長幼不應如此懸絕故朱子兩存其說或問之曰此類且當闕之不可深究又語錄問伊尹祠先生若有服不

可入廟必有外丙二年仲壬四年答曰書序是經師所作决非孔子成湯太甲年次尤不可考不必妄爲之說竊意朱子註毛詩每出已見多所辯正獨於尚書則諄諄以闕疑誡後學豈無故哉夏正數月林氏之辯甚得其正當從之

以上伊訓

自周有終

按朱子語錄問古註以忠信訓周恐未安曰自周二字本不可曉呂氏謂自周如周于德之周言君道周

備無虧缺也蔡傳國語曰忠信爲周施氏曰作僞心
勞日拙則缺露而不周忠信則無僞故能周而無缺
愚謂其解終是迂曲蘇氏曰自由也由忠信之道則
有終也坡解自字却自然周字還從古註愚意終未
釋然及讀王文憲書疑云周字之義費先儒詞說終
不明白不應伊尹前後許多言語如此分曉獨於此
下一鄭深字愚謂只是一箇君字籀體與周字相似
傳者之差悞也西邑夏是對其後嗣王字對君字罔
克罔終對有終惟終極爲整齊坦明王氏說甚平易

而其義曉然謹錄於此以俟來哲

以上太甲

左右惟其人

按左右惟其人朱子曰左右只是指親近之臣謂如侍御僕從綴衣虎賁之屬皆不可不選忠良之臣而用之也書傳會選音釋云左臧可反右云九反音與有同與左右厥辟不同音而蔡傳以為輔弼大臣非賢材之稱可盡故曰惟其人則是以周官所稱官不必備惟其人解之悞矣為上為德為下為民陸德明

釋文以爲上爲民爲于僞反爲德爲下如字東坡則云臣之所以爲民上者非爲爵禄也爲德也德非位不行其所以爲我下者非爲爵禄也爲民屈也如此則又以爲上爲下如字爲德爲民爲于僞反總不若朱子四並去聲之說爲安其難二句蔡氏謂其難其愼所以防小人惟和惟一所以任君子皆主君而言孔傳則以爲申上臣事蘇氏亦云和如宴平仲之所謂和此與君臣一德之旨脗合

以上咸有一德

非予自荒茲德

按經文自荒茲德惟正義解茲字最明切含德孔傳云所含惡德蔡傳云不宣布德意恐皆未當此段經義本不甚可解姑從孔氏而兼收蘇林兩家之說以備採擇焉

不其或稽自怒曷瘳

按不其或稽自怒曷瘳蔡傳云利害如此爾民而罔或稽察焉是雖怨疾忿怒何損于困苦乎於經義似未甚顯正義解稽字更覺切實下句用補筆其義乃

足當從之

以上盤庚

王忱不艱

孔氏曰言知之易行之艱以勉高宗王心誠不以行之爲難則信合於先王成德王能行善而說不言則有其咎罪按蔡傳解王忱不艱云王忱信之亦不爲難信可合成湯之成德說於是而猶有所不言則有其罪矣玩孔傳語意極順蔡說迂不可從

遯于荒野

按先儒據無逸之語以謂武丁遯于荒野其說難通夫小乙欲高宗知民艱苦使居民間理亦有之但既曰使居則不當云遯矣唐孔氏謂於時蓋未爲太子固疑辭也朱子亦云不知高宗因甚遯于荒野蘇氏以爲甘盤遯去以至於不知所終其辭高於孔氏遠甚

以上說命

攘竊神祇之犧牷牲用以容將食無災

按此篇經文亦多難解孔傳以犧牷牲用句以容將

食句無災爲句蘇氏亦云用器也盜天地宗廟之牲器以相容匿且以祭器食而曰無災昔人大抵多遵用之蔡傳獨以用字屬下句謂有司用相容隱將而食之且無災禍則句讀皆與孔氏不同今經生家但知有蔡不知有孔矣

自靖人自獻于先王

按微子諮于箕子比干而答之者止箕子孔氏以謂明心同省文也蘇氏解自靖人自獻于先王并結出比干最爲有見夫比干豈欲以一死沽名微箕寧肯

以偷生苟免三人行雖不同而心則一所謂人自獻于先王者如此一者仁也吾夫子以三仁竝稱有以也夫

以上微子　商書竟

泰誓

按泰誓一篇本非伏生所傳乃出于漢武之世其辭刻厲似非聖人救民本心吳氏曰湯武皆以兵受命然湯之辭裕武王之辭廹湯之數桀也恭武之數紂也傲學者不能無憾疑其書之晚出或非盡當時之

本文也　日知錄曰商之德澤深矣尺地莫非其有也一民莫非其臣也武王伐紂乃曰獨夫受洪惟作威乃汝世讎曰肆予小子誕以爾衆士殄殲乃讎何至於此紂之不善亦止其身乃至并其先世而讎之豈非泰誓之文出魏晉閒人之僞撰者邪蔡氏謂泰誓武成一篇之中似非盡出一人之口或非盡當時之本文蓋已見及乎此特以注家之體未敢直言其僞耳

按孔傳解夷居爲平居無故廢天地宗廟之祀其說固疎林氏謂此夷字當與原壤夷俟之夷同義言其倨肆無禮也蔡氏緣此竟以蹲踞釋之亦太鑿矣惟蘇氏謂安居自若此爲得之

于湯有光

按湯武舉事雖曰應天順人然君臣之分實萬世不可磨滅故湯放桀而有慙德恐來世以爲口實也正義解于湯有光謂湯惟放逐我能擒取是比于湯又益有光明則是武王以必殺爲心矣夫豈聖人之心

哉

以上泰誓

隙光亭雜識卷五